

生死寻亲

鲁益民与收养人约定,二十年后相见,爷爷在孙子手臂上刻上一个蓝色印记



鲁益民对30年前的辛酸一幕记忆犹新 快报记者 唐伟超 摄

妹妹寻哥寻到南京,不幸遭遇车祸身亡

快报记者 朱俊骏

多年之后,鲁益民的父亲死了,鲁益民也渐渐变老,他的白内障越来越严重,他怕有一天看不清东西了。赵春芳也得了心脏病,医生告诉她,遇到什么事情,千万不要激动。时间在飞逝,老人越来越老了,而年轻人却在成长。鲁恩潮和鲁恩厚两兄弟长大成人,各自成家了。在送走鲁恩潮的第二年,赵春芳又为鲁益民生了一个女儿。长大成人的兄妹三人,和父亲一样惦念着自己被送走了的兄弟,他们很自然地踏上了寻亲之路。

儿子在照片里

送走了鲁恩潮后,鲁益民的老父亲身体一直不

好,老是念叨着让鲁益民把孩子接回来,“我们鲁家的种怎么能姓张呢?”但鲁益民很顺利地找到了张全之的家,张向阳不在,上学去了。当鲁益民出现在张全之家的时候,张全之很惊讶,但马上又很客气地迎了他进去。张全之拿出了一些照片给鲁益民看,这是几年前,那又是几年前。鲁益民在照片中,看见儿子慢慢长大。瘦瘦的,有大大的眼睛。鲁益民拿着这些照片,看了又看,不觉天色已晚,这时,张全之面有难色地说:“张向阳马上要放学回家了,我也不留你吃饭,什么时候要去看看,是不是长得和我像。”

鲁益民更想自己的儿子,特别是老父亲过世之后,鲁益民觉得该是去见见儿子的时候了。但20年的约定还没到。鲁益民想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,他决定以张全之的身份去探望一下,看见了儿子不和他说这段身世。“就这么看看他,心也就满足了。”

全之之后,他又偷偷来到了学校。他想看看上学的弟弟,听说弟弟成绩很好。但是,鲁恩厚向校方打听,学校却说没有张向阳这个学生,这让鲁恩厚有点诧异。他又又来到张全之家的门前,想盼着弟弟放学,看他一眼。

鲁恩厚的这个举动被张全之发现了。他央求鲁恩厚,看见张向阳,千万不要和他说什么。张全之的理由还是很正当,“千万不要影响他的学习。”

鲁恩厚答应了张全之,他远远地站在路旁,等着张向阳放学回来。他看见一个瘦瘦的背影骑着自行车,进了张全之家的门。当时,鲁恩厚大约离张向阳有100米远的样子,但让鲁恩厚遗憾的是,他并没有看清弟弟的心。

(下转11版)

30年前,鲁益民把不到一岁的小儿子鲁恩潮送人了。而送了的代价,就是从把孩子送走的那一刻起,他就已经走在了寻亲的路上。

30年来,心里觉得有愧的鲁益民从来没有停止过寻找这个儿子;而当鲁益民渐渐变老,无力四处奔波的时候,他的三个子女接过了父亲的任务,踏上了艰难的寻亲之路。哪里有兄弟的消息,兄妹三人就会赶到哪里,一边打工一边四处打听。为此,寻兄心切的妹妹还因车祸送了命。

今年是儿子送出去的第30个年头,在快报记者的协助下,61岁的鲁益民终于在杭州的一家医院“寻”到了自己的儿子。在儿子办公室门口,鲁益民紧张地等待着,这一刻他已经等待了30年。

门开了,高高大大的儿子走了出来……

寻亲从儿子送出去那一刻就开始了

鲁益民一直记得老父亲临终前的样子,眼睛空洞地看着前方,眼神里流露出的那种绝望让鲁益民揪心不已。鲁益民知道,老父亲的绝望并不是因为生命走到了终点,而是他最惦念的孙子一直没有消息。现在,61岁的鲁益民也已经开始担心,自己走到父亲这一步的时候,是不是要比他更绝望。

左手臂上的印记

安徽和县的一个农村,鲁益民开着祖传的咸鹅店,已经有几十年头了。

每到夏天的时候,鲁益民总是在避暑处,看着在他面前走来走去的人,总要不自觉地看一眼,看他们裸露出来的左手臂。61岁的鲁益民眼睛已经不行了,特别是在左眼的白内障比较厉害,远远地看见人过来,总是朦朦胧胧的一片,而面前经过的人,

甩动的左手臂也变得白花花的。

鲁益民要寻找的是一只刻有蓝色印记的左手臂,这只左手臂属于他的第三个儿子。现在,他的儿子有30岁了,但是,当这个蓝色的印记刻在儿子左手臂上的时候,儿子才9个月。9个月变成了30岁,这个原本只有硬币大小的印记会变成什么样子呢?鲁益民盯着远远走来的年轻人,心总是莫名其妙地悬起,随即又重重地落下。

这个蓝色的印记就是鲁益民的父亲刻下去的。赵春芳的母亲对赵春芳说:“反正已经有了两个儿子,就把另外一个送掉吧。”赵春芳听到母亲这个建议的时候就哭了,赵春芳的哭并不是因为母亲说了让她难以接受的话,而是因为母亲又让他心动。

张全之是在30年前的一个秋天到鲁益民家里的。鲁益民的内心不欢迎这个人,但是,张全之良好的家境又让他心动。

但是,又该把孩子送给

谁呢?如果还是送给一个穷人家,那还不如不要送,不能苦了这个孩子。这时,一个叫张全之的人出现了。

张全之是江苏赣榆人,当时是赣榆县供销社的一个供销员,多年之后,他成了赣榆县供销社的主任。

30年前,张全之在一个朋友的带领下,风尘仆仆地来到了鲁益民的家。鲁益民打量着这个陌生人的时候,看见了张全之脸上善意的笑容。这个笑容让鲁益民的心里有了点底。

那个善意的笑容

但鲁益民家里的条件实在养不起这个孩子了。赵春芳的母亲对赵春芳说:“反正已经有了两个儿子,就把另外一个送掉吧。”赵春芳听到母亲这个建议的时候就哭了,赵春芳的哭并不是因为母亲说了让她难以接受的话,而是因为母亲又让他心动。

张全之在鲁益民的家里待了一天,鲁益民始终没有松口。张全之很有耐心,不时地跑到房间里,看一下酣睡的鲁恩潮。到了中午,鲁益民留张全之吃饭,赵春芳烙了两张面饼,还特地烧了米饭,米要比平时放得多。

鲁益民还和张全之喝了一点酒,喝酒的时候,鲁益民指着端上来的饭,说:“我们实在舍不得把孩子送走,我们有口吃的,他也就有得吃。”

“我给你一点钱,好不好?”张全之说。

鲁益民抬起头,笑了下,说:“我们不卖孩子。”张全之有点尴尬:“我知道,我保证不会亏待孩子,以后,他就是我的亲儿子。”

鲁益民点了点头,又喝了点酒,说:“要不这样吧,我把孩子送给你,看你也是实在人,孩子不会吃亏,我也不要你一分钱,但是我有一个条件。”

张全之站了起来:

“不管你有什么条件,我都答应。”

“其实也没什么,”鲁益民说,“就是等孩子长大了,我们要见见他。”

“行!”张全之说,“等他到了20岁,我让他和你们见面!”

鲁益民把杯中的酒倒了下去,突然很伤心地说:

“好,不管他到时认不认我这个亲生父亲,我是要见见他的。”

十六个小时的送子历程

改变孩子命运的这个决定终于诞生了。鲁益民看见老父亲伤心的脸。老人把孩子抱了过来,褪去了他左手臂的衣服,用一根针在上面画了一个硬币大小的圆圈,随后,又用蓝墨水浸染。这个印记将再也无法褪去。

老人把这个印记指给鲁益民看,“以后他长大了,你就认不出来了,你要看看他手臂上有没有这个东西,有,就是我孙子。”

第二天一早,赵春芳抱着儿子,和张全之一起出发了。赵春芳花了十五六个小时,把儿子安全送到了张全之。从此,儿子再也不姓鲁,开始姓张了。

第二天,趁着儿子还在熟睡,赵春芳离开了张家,又花了十五六个小时,回到了安徽和县的老家。赵春芳回到了家,鲁益民离开了和县,到赣榆去了。到了张全之的家后,张全之抱着刚刚睡醒的孩子,说:“我帮他取了个名字,叫张向阳。”鲁益民看见张全之端了一碗面条上来,要喂这孩子吃饭。鲁益民看见面条,眼泪就掉下来了。他知道苏北人爱吃面食,但在安徽的和县,家家吃米饭。从此儿子也要吃面食了。想着想着,鲁益民就哭了。

张全之站了起来:



透过门缝,鲁益民终于见到了儿子
快报记者 朱俊骏 摄

三十年寻找,二十分钟相聚,父亲等来了一场告别的聚会

“等他考完大学,我请你们过来,现在被他知道了,就会耽误他一辈子。”

鲁益民有点泄气,但又很开心。自己的儿子竟然要考大学了,比两个哥哥强多了。再说,高考这样的人生大事,确实也不能耽误人家。鲁益民重新带着三个子女,离开了赣榆,回到了安徽的和县。

但自此之后,鲁家就再也没有这个小儿子的消息了。他们估摸着他该考取了大学。大学毕业,应该讨媳妇了吧,说不定现在该有孩子了……

鲁益民老了,他已经没有这个精力去寻找儿子了。他没敢带老婆赵春芳过去,她的心脏不好,还是待在家里等消息吧。全家浩浩荡荡地到了赣榆,张全之很客气,招待他们吃饭,看着这三个已经长大的孩子,连鲁益民有福气。20岁的张全之即将考大学了,寄宿在了学校里,没有回来。

鲁益民老了,他已经没有这个精力去寻找儿子了。他没敢带老婆赵春芳过去,她的心脏不好,还是待在家里等消息吧。全家浩浩荡荡地到了赣榆,张全之很客气,招待他们吃饭,看着这三个已经长大的孩子,连鲁益民有福气。20岁的张全之即将考大学了,寄宿在了学校里,没有回来。

确切的信息,张健考大学考到了南京,据说是在南京的一所体育学校里面。这个消息让鲁恩厚激动不已。他从和县来到了南京,打探弟弟的消息。

南京的体育学校并不多,最著名的是南京体育学院。他到那边去打听,但学校的老师告诉他,学校没有一个叫张健的人,也没有人叫张向阳。有过一次在赣榆的经历后,鲁恩厚想,会不会是张健改名了呢?

但也有可能张健压根儿就不在这所学校。他向南京的朋友打听,这些朋友告诉他,张健也可能考取了南京其他大学的体育系或者体育专业,不一定非得在体育学院啊。鲁恩厚没上过大学,初中读完就四处打工做生意去了。现在,为了找这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弟弟,常常出没于大学的校园。为了寻找方便,

他在南京做起了生意,租了一个小小的门面,卖起了奶茶和烧饼。

大哥鲁恩潮的经历和鲁恩厚非常相似。他后来听说三弟也有可能去了上海,据说是上海的一所体育学院读书,鲁恩潮便赶到了上海,一边打工一边寻找弟弟。

后来,鲁恩厚又听说三弟可能在杭州。他又赶到了杭州。杭州的下沙聚集了许多大学,鲁恩厚便在下沙做起了麻辣烫的生意,一边做生意,一边寻找三弟。小妹是在2005年的一起车祸中丧生的。当时,小妹搭了朋友的一辆车,要去孝陵卫的一个单位看。她从朋友那边打听到,这个单位有一个人认识三哥,她想去问问情况。那天下雨,汽车在行驶途中出了事。当年,小妹26岁。

小妹失去了性命

寻找三弟已经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,不管如何,鲁恩潮和鲁恩厚兄弟俩都各自有了自己的生活,但小妹却在寻找三哥的过程中失去了自己的性命。

鲁恩厚现在回想起来,总觉得自己对不起这个小妹。现在,鲁恩厚仍然在寻找三弟,希望三弟能回到身边,一边做事,一边寻找三弟。

鲁益民也越来越绝望,一直怀疑自己能不能活着见到这个被送走的儿子。他的内心也越来越愧疚,如果孩子知道自己会被抛弃了,他会不会怨恨他们抛弃了他?

“我们真的不是抛弃他!”鲁益民想能够当面向儿子解释清楚。但儿子又在哪里呢?

特别报道

2008.11.16 星期日

11

特别报道

2008.11.16 星期日

11

特别报道

2008.11.16 星期日

11

“等他考完大学,我请你们过来,现在被他知道了,就会耽误他一辈子。”

鲁益民有点泄气,但又很开心。自己的儿子竟然要考大学了,比两个哥哥强多了。再说,高考这样的人生大事,确实也不能耽误人家。鲁益民重新带着三个子女,离开了赣榆,回到了安徽的和县。

但自此之后,鲁家就再也没有这个小儿子的消息了。他们估摸着他该考取了大学。大学毕业,应该讨媳妇了吧,说不定现在该有孩子了……

鲁益民老了,他已经没有这个精力去寻找儿子了。他没敢带老婆赵春芳过去,她的心脏不好,还是待在家里等消息吧。全家浩浩荡荡地到了赣榆,张全之很客气,招待他们吃饭,看着这三个已经长大的孩子,连鲁益民有福气。20岁的张全之即将考大学了,寄宿在了学校里,没有回来。

鲁益民老了,他已经没有这个精力去寻找儿子了。他没敢带老婆赵春芳过去,她的心脏不好,还是待在家里等消息吧。全家浩浩荡荡地到了赣榆,张全之很客气,招待他们吃饭,看着这三个已经长大的孩子,连鲁益民有福气。20岁的张全之即将考大学了,寄宿在了学校里,没有回来。

确切的信息,张健考大学考到了南京,据说是在南京的一所体育学校里面。这个消息让鲁恩厚激动不已。他从和县来到了南京,打探弟弟的消息。

南京的体育学校并不多,最著名的是南京体育学院。他到那边去打听,但学校的老师告诉他,学校没有一个叫张健的人,也没有人叫张向阳。有过一次在赣榆的经历后,鲁恩厚想,会不会是张健改名了呢?

但也有可能张健压根儿就不在这所学校。他向南京的朋友打听,这些朋友告诉他,张健也可能考取了南京其他大学的体育系或者体育专业,不一定非得在体育学院啊。鲁恩厚没上过大学,初中读完就四处打工做生意去了。现在,为了找这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弟弟,常常出没于大学的校园。为了寻找方便,

他在南京做起了生意,租了一个小小的门面,卖起了奶茶和烧饼。

大哥鲁恩潮的经历和鲁恩厚非常相似。他后来听说三弟也有可能去了上海,据说是上海的一所体育学院读书,鲁恩潮便赶到了上海,一边打工一边寻找弟弟。

后来,鲁恩厚又听说三弟可能在杭州。他又赶到了杭州。杭州的下沙聚集了许多大学,鲁恩厚便在下沙做起了麻辣烫的生意,一边做生意,一边寻找三弟。小妹是在2005年的一起车祸中丧生的。当时,小妹搭了朋友的一辆车,要去孝陵卫的一个单位看。她从朋友那边打听到,这个单位有一个人认识三哥,她想去问问情况。那天下雨,汽车在行驶途中出了事。当年,小妹26岁。

小妹失去了性命

寻找三弟已经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,不管如何,鲁恩潮和鲁恩厚兄弟俩都各自有了自己的生活,但小妹却在寻找三哥的过程中失去了自己的性命。

鲁恩厚现在回想起来,总觉得自己对不起这个小妹。现在,鲁恩厚仍然在寻找三弟,希望三弟能回到身边,一边做事,一边寻找三弟。

父子俩见面时没有眼泪也没有惊喜

“鲁恩厚说。

记者通过一定的关系,在短短的两天之内,就找到了鲁恩厚想找的人。他现在没在南京,叫鲁恩厚,不叫张向阳,也不叫张健,而是叫张林(化名),目前在杭州某医院工作。

人终于确定了行踪,但谜底却尚未揭开。记者决定暂时不把这个消息告诉鲁恩厚,而是先到杭州和这个名叫张林的人见上一面,听听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想法。

在医院,记者见到了张林,这个瘦瘦的年轻人脸上挂着谦和的笑。当他得知记者来自江苏后,马上明白记者是为了什么而来。他把记者带到了一个无人的会议室。“我不想被同事知道。”张林说。

张林说:“我很快乐,父母就和我说过了这件事。我也看过很多寻亲的电视节目,但我没有寻找他们的欲望。”

张林说:“因为我对他们的感情没有,我这么小就被送走了,从来没有见过他们。”

“其实他们一直在找你,但因为你在上学,不忍心打扰你。”